

智勇双全一义犬

□孙贵颂

传奇未必真实，真实未必不传奇。

话说五代十国时期，有个大将叫杨光远，是突厥族人。他在与契丹军队打仗时，“因伤其臂，遂废，罢于家”，一只胳膊受伤，在家里休养。后唐李存勖当了皇帝，是为庄宗，感念他的战功，就让他重新出山，担任幽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等官职。李存勖在战乱中被杀，李存勖父亲的养子李嗣源夺了皇位。

李嗣源上台后，继续重用独臂将军杨光远，委以要职，“光远虽不识字，然有口辩，通于史理，在郡有政声，明宗颇重之”。

官越做越大，想法越来越多。到了后晋天福八年，即公元943年，杨光远居然效法后晋高祖石敬瑭，想向契丹称臣，当一回皇帝。他先是秘密向契丹献计，说是后晋正遇上大饥之年，“国用空虚，此时一举可以平定”。又占据北方重镇青州，举兵叛乱。此时后晋气数未尽，朝廷命宋州节度使李守贞率领大军前往征伐，镇压叛军。李守贞本来就恨这个杨光远，此番“受诏欣然，志在必取，莫不身先矢石”。先是大败契丹兵，又派军队将青州城团团围住，试图逼杨光远缴械投降。

不想这一围，竟然围了八个多月。

这一来，青州市内的老百姓可就苦了。从夏天一直到冬天，粮食吃光了，就杀牲畜，牲畜吃光了，就人吃人，“自夏至冬，城中人相食几尽”。杨光远的儿子承勋、承祚、承信一齐劝老爹趁早投降，以免城破之后被满门抄斩。可是这个杨光远美梦未醒，还指望契丹会派兵来救。他哪里知道，契丹的援军早被李守贞在半道上给打退了。杨光远又对儿子说：“我在代北时，尝以纸钱祭天池，投之辄没，人言我当作天子，宜且待时，毋轻议也。”仍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该当皇帝。万不得已，杨承勋发动兵变，杀光蛊惑杨光远造反的一帮亲信，强行打开城门，向西晋军队投降。青州百姓的噩运才告结束。

且说青州市在西晋军队与杨光远对峙之时，百姓不准出，不准进，没有粮食充饥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只

有活生生地等死。有位姓孙的官员，他全家老少几十口，全被困在城里。眼看粮食吃完了，却毫无办法。本来，孙姓官员的老家在青州城西辛村，家里有瓦房，有田产，粮食很富足。奈何城门紧闭，内外隔绝，远水难救近火。孙姓官员为此整天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。这一天，他又在忧心如焚之时，家里养的那条老狗，在他旁边转来转去。孙姓官员平时待老狗极好，这时便对老狗说：“你能为我到田庄去取米吗？”万万没有想到，老狗听后，竟然“摇耳应之”。想想已经到了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的绝境了，他就把身家性命押在这条老狗身上。赶快急书一信，放到一条布袋里，将口袋绑在老狗身上，趁着天黑，将其放出。那老狗悄悄地从城墙的水道中潜出，到了西辛村孙家田庄，大叫不已。田庄里的人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家里的那条老狗。又见其身上绑着口袋，取信读罢方知，城里的人已经快熬不住了。于是赶快把口袋装上粮食，仍然捆在老狗身上。那老狗告别田庄，趁着夜色，又从水道处潜回城里。孙家人一见，真是激动不已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条老狗居然受命于危难之中，大智大勇，大义大忠，救了全家性命。

从此之后，只要家里快没有粮食了，孙姓官员就如法炮制，派老狗偷偷地返回城西田庄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粮食驮回城里，居然从来没有被城内城外的士兵发现。如此数月，一直到杨承勋开门投降。孙氏全家数十口，“独得不馁”。从此之后，孙姓官员更加爱护这条对他们恩深似海的老狗，并在它年老死去之后，将其“葬于别墅之南”。

几十年后，孙姓官员的孙子孙彭年，与龙图阁直学士赵师民（青州临淄人）结交，便将当年他们家发生的这个故事讲给赵师民听，赵师民大为感动，饱蘸笔墨，撰就一篇《灵犬志》。孙彭年专门立了墓碑，将《灵犬志》刻在上面，立于义犬冢前。

这座位于青州市西辛村的义犬冢，在当地名气不小。可惜的是，这座义犬冢上世纪被夷为平地，灵犬志碑也毫无踪影，只留下一个美好的传说。

麦收季节

路过麦田，远远望去，麦穗已经竖起了高高的麦芒，随着微风的吹拂轻轻摆动，像是跳动着的生命旋律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麦香。站在麦田旁，眼前浮现的是童年的麦收景象。

麦收，重在一个“抢”字。一旦收获不及时，麦穗熟过，麦粒容易掉落，又怕遇上连阴雨，小麦发霉发芽造成减产，甚至大半年的辛劳付诸东流。所以，家家户户会提前把镰刀磨得锃亮，用旧衣服拧成绳索，修理好小推车，再把叉、耙、扫帚、扬场木锹找出来。村里还会早早整理好打麦的场院，把地面整理平整，扬上一层往年的麦糠，然后洒上水，让干燥的泥土微微湿润，再让毛驴拉着石头碌碡转着圈圈轧麦场，连续碾轧好几天。如果轧不结实，打麦时，场地会起土。

麦子一熟，村里的青壮年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来到田间。随着一声“开镰”，只见一垄一垄麦子，随着人影起伏，变成一个个麦捆。他们动作熟练，三两镰刀拢成一抱，灵巧的双手从中抽出两缕麦子一拧，像变戏法一样，一两秒的时间就把一个麦捆捆好了。人们弯着腰飞速向前，麦田成了争分夺秒的赛场。

从麦田里运回场院的麦子先垛成麦垛，家家再把准备好的九齿耙子和镰刀拿来。齿耙子齿朝天，梳理好麦捆，麦穗朝地上弄整齐，镰刀刀刃朝前放，木柄用两块石头压住，然后镰刀往后一拉，麦穗就被割了下来，割下来的麦穗全部集中到场院的中间位置。剩下的麦秸，再用一缕浸水的麦秸捆扎起来，整齐地垛在一起，农闲时，可以用这麦秸杆修补漏水的房屋。

割下来的麦穗头，经毒辣的阳光暴晒一天后便开始碾轧，碌碡隆隆声响彻整个场院。这时，村里负责扬场的“老把式”出场了，他仔细观察一下风向，抓起一把带糠的麦粒往地上慢慢撒，辨别风力大小，然后划出扬麦子的场地，清扫干净，两手端着簸箕往右腋下放，旁边拿木锨的人立马心领神会，把一锨麦粒铲入他的簸箕里，扬场的人轻轻扭动身子，侧身高举簸箕，匀速地把麦粒向空中抛去，那些麦粒像一道彩虹，又像一场细雨，刷刷地落到平整的地上。藏身麦粒中的麦糠麦芒，被徐徐微风吹到一旁，只留下干净的麦粒。

我喜欢看

扬场的场面，更喜欢麦粒堆起的小丘。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，让麦糠麦粒泾渭分明。

为了保障颗粒归仓，农村的学校每逢麦收季节都会放假。说是放假，孩子会被统一组织去麦田里拾麦穗。小时候家里贴的“颗粒归仓”的年画，正是描绘了当时小学生拾麦穗的情景。

扬完了麦场，就是分享劳动果实的时刻。那是一个庄严的场面，全村人都集中在打麦场上，脸上溢满了丰收的喜悦。生产队长、会计站在磅秤前，盯着两个男劳力用力抬起的一杆大秤，秤钩上挂一个大木斗，另外两个劳力，用木锨往木斗里铲麦粒。

首先要上缴国家的公粮称出来，再预留明年的麦种，剩下的麦子才是村里的。生产队会计把剩余麦子的总数合计出来，根据全队的人口数，算出每家应分的小麦斤数。

各家各户早已拿着各种布袋在等着了。期盼和喜悦的心情，让人们早已忘记了麦收的疲劳。一年的收获进入了粮仓。孩子们也高兴地在空出来的场院里嬉闹、摔跤、翻跟斗。

那时，山区里的麦子是稀缺的，平日主要以粗粮为主。新麦子下来了，先用石磨研磨一部分，用头遍面粉包一顿水饺犒赏大家，美其名曰“尝新麦子”。这时节，菜园里的韭菜现成，自然要用新鲜的韭菜做馅。水饺出锅，首先要摆上三碗敬天、敬地、敬神。感谢老天爷今年给予的细粮，祈望来年还有一个好收成，这叫“敬新麦子天”。敬完天地神，家里的男劳力提了篮子去祖林上“新麦坟”。篮子里的四碗水饺，是给已故的先人们准备的，感谢他们对家人的保佑，分享一下今年丰收的喜悦。

等完成了所有的仪式，我们才能吃上一顿盼望已久的新麦子水饺。那沁人心脾的香味，现在回味起来，似乎还在舌尖上打转……

最忆儿时麦收季

□张希良